滹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濤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四）

王苦虛著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六

文辨三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或以雲爲雩字之誤其說雖是然亦於理未愜豈望橋時常晴而視複道必陰晦耶鼎鑪玉石金瑰珠礫曾子固以爲瑰當作塊言視金珠如土塊瓦礫耳然則鼎鑪玉石亦謂視鼎如鑪視玉如石矣無乃太艱詭而不成語乎弃擲灑迤逶迤邐迤弃擲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多嗟乎字當在滅六國上尾句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亦語病也有使字則哀字下不當復云後人言哀後人則使字當去讀者詳之

王義方彈李義府章云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滔天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金風戒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其辭蕪陋讀之可笑而林少穎觀瀾集顧選取之何其濫也

封敖爲李德裕制辭云謀皆予同言不他惑斯亦無甚可嘉而德裕大喜且以金帶贈之蓋德裕得君謀從計合方自以知遇爲幸而敖適中其心故爾又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賜以宮錦予謂居字亦不愜也

楚詞自是文章一絕。後人固難追攀。然得其近似可矣。如皮日休擬九歌有云。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霜滿樓。汀邊月色兮曉將曉。浦上蘆花兮秋復秋。此何等語耶。

李翺與王載書論文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不成爲文。陸機曰。恨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逌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輾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予謂文貴不襲陳言。亦其大體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翺之說。且天下安得許多新語邪。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尙辭也。

歐陽書錦堂記。大體固佳。然辭困而氣短。頗有爭張妝飾之態。且名堂之意。不能出脫。幾於罵題。或曰。記言魏公之詩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而以昔人所矜者爲戒。意者魏公自述甚詳。故記不復及。但推廣而言之耳。惜未見魏公之詩也。曰是或然矣。然記自記。詩自詩。後世安能常並見而參考哉。東坡作周茂叔濂溪詩云。先生本垒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如此。則無病矣。

桑榆雜錄云。或言醉翁亭記用也字太多。荊公曰。以某觀之。尙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戶者曰。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此處欠之。荊公大喜。予謂不然。若如所說。不惟意斷。文亦不健矣。恐荊公無此言。誠使有之。亦戲云爾。

醉翁亭記言太守宴曰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似是旋造也。

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此蓋以文滑稽。曰何害爲佳。但不可爲法耳。荆公謂王元之竹樓記勝歐陽醉翁亭記。魯直亦以爲然。曰荆公論文。常先體製而後辭之工拙。予謂醉翁亭記雖涉玩易。然條達迅快。如肺腑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樓記雖復得體。豈足置歐文之上乎。歐公秋聲賦云。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多卻聲字。又云。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多卻上二句。或云草正茂而色變。木方榮而葉脫。亦可也。憎蒼蠅賦非無好處。乃若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殆不滿人意。至於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已爲勉強。而又云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可以一笑也。議者反謂非永叔不能賦此等語耶。

宋人詩話言薛奎尹京。下畏其嚴。號薛出油奎聞之。後在蜀。乃作春游詩十首。因自呼薛春游。蓋欲換前稱也。歐公誌奎墓云。公在開封。以嚴爲治。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囷囷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歐公所謂俚語。必詩話所載者也。然後世讀之。安能知其意邪。删之可也。

歐公贊唐太宗。始稱其長。次論其短。而終之曰。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此一然字甚不順。公意本謂太宗賢者。故責備耳。若下然字。卻是不足責也。必以蓋字乃安。世人讀之皆不覺。會當有以辨之者。又云。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既曰由漢以來。則自古字亦重複。

歐公多錯下其字。如唐書藝文志云。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德宗贊云。恥見屈

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爲賣直而不能容薛奎墓誌云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蘇子美墓誌云時發憤悶於歌詩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尹師魯墓誌云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此等其字皆當去之五代史蜀世家論云龍之爲物以不見爲神今不上於天而不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然其二字尤乖戾也

歐公誌蘇子美墓云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爭字不安

張九成云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慵夫曰歐公之論則信然矣而作文之法不必如是也

歐公散文自爲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潔峻健耳五代史論曲折太過往往支離蹉跌或至渙散而不收助詞虛字亦多不愜如吳越世家論尤甚也

湘山野錄云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各爲錢思公作河南驛記希深僅七百字歐公五百字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歐公不伏在師魯之下別撰一記更減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師魯曰歐九眞一日千里也予謂此特少年豪俊一時爭勝而然耳若以文章正理論之亦惟適其宜而已豈專以是爲貴哉蓋簡而不已其弊將至於儉陋而不足觀矣

歐公謝校勘啓云脫絢組之三十簡編多前後之乖幷盤庚於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

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爲閏。其舉譌舛之類。初止於是。蓋亦足矣。而播芳大全載董逌謝正字啓。窮極搜抉。幾二千言。此徒以該贍誇人耳。豈爲文之體哉。

邵公濟云。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東坡之文。英氣多。和氣少。其論歐公似矣。若東坡豈少和氣者哉。文至東坡。無復遺恨矣。

趙周臣曰。党世傑嘗言文當以歐陽子爲正。東坡雖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謬語。歐文信妙。詎可及坡。坡冠絕古今。吾未見其過正也。

冷齋夜話載東坡經藏記事。荊公愛之。至稱爲八中龍。若溪辨之。以爲坡平時譏切介甫極多。彼不能無芥蔕於懷。則未必深喜其文。疑冷齋之妄。予觀坡在黃州答李琮書曰。聞荊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然則此事或有之。二公之趣固不同。至於公論。豈能遂廢。而若溪輒以私意量之邪。李定鞫子瞻獄。必欲置諸死地。疾之深矣。然而出而告人以爲天下之奇才。蓋歎息者久之。而何疑於荊公之言乎。

荊公謂東坡醉白堂記爲韓白優劣論。蓋以擬倫之語差多。故戲云爾。而後人遂爲口實。夫文豈有定法哉。意所至則爲之。題意適然。殊無害也。

東坡超然臺記云。美惡之辨戰乎中。去取之擇交乎前。不若云美惡之辨交於前。去取之擇戰乎中也。子由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不須其臺字。但作名之可也。

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審字當作必。蓋必者料度之詞。審者證驗之語。差之毫釐而實若白黑也。

或疑前赤壁賦所用客字不明。予曰。始與泛舟及舉酒屬之者。衆客也。其後吹洞簫而酬答者一人耳。此固易見。復何疑哉。

赤壁後賦自夢一道士至道士顧笑。皆覺後追記之辭也。而所謂疇昔之夜。飛鳴過我者。卻是夢中問答語。蓋嗚呼噫嘻上少勾喚字。

黠鼠賦云。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夫役萬物者。通言人之靈也。見使於鼠者。一己之事也。似難承接。

東坡祭歐公文云。奄一去而莫予追。予字不安。去之可。

東坡用矣字有不安者。超然臺記云。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成都府大悲閣記云。髮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手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韓文公廟碑云。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此三矣字皆不安。明者自見。蓋難以言說也。

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常行於所當行。而止於不可不止。論者或譏其太誇。予謂唯坡可以當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勢。隨物賦形之能。而理盡輒止。未嘗以馳騁自喜。此其橫放超邁而不失爲精純也耶。

東坡之文。具萬變而一以貫之者也。爲四六而無俳諧偶儷之弊。爲小詞而無脂粉纖豔之失。楚辭則略依倣其步驟。而不以奪機杼爲工。禪語則姑爲談笑之資。而不以窮葛藤爲勝。此其所以獨兼衆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謂四六不精於汪藻。小詞不工於少游。禪語、楚詞、不深於魯直。豈知東坡也哉。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七

文辨四

古人或自作傳。大抵姑以託興云爾。如五柳醉吟六一之類可也。子由著潁濱遺老傳。歷述平生出處言行之詳。且詆訾衆人之智以自見。始終萬數千言。可謂好名而不知體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說。而以爲不必存。蓋亦自覺其失也歟。

蘇叔黨思子臺賦。步驟馳騁。抑揚反覆。可謂奇作。然引扶蘇事不甚切。按始皇止以扶蘇數直諫。故使監兵於外。當時趙高輩未敢逞其奸。及帝病亟。爲書召扶蘇而高輩矯遺詔賜死耳。責始皇不蚤定儲嗣則可。謂其信讒而殺之非也。且秦何嘗築臺寄哀而云三后一律。同名齊實乎。幸曾孫之無恙。聊或慰夫九原。此兩句隔斷文勢。宜去之。其言晉惠事云。寫餘哀於江陵。發故臣之幽契。夫江統、陸機之作誄。出於己意而非上命。則畦逕有礙。亦當刪削。其言曹操事云。然後知鼠輩之果無。此尤乖戾。本以愛蒼舒相明。而卻似惜華佗。又云同詆犢於晚歲。又何怨於老臞。操問楊彪何瘦。而答以老牛舐犢。操爲改容。是豈有怨意哉。但下疑怪等字可也。

蘇東坡颶風賦云。此颶之漸也。少箇風字。又云此颶之先驅爾。卻多颶字。但云此其先驅足矣。風息之後。父老來唁。酒漿羅列。至於理草木。葺軒檻。補茅茨。塞牆垣。則時已久矣。而云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

者自止。鳴者自停。豈可與上文相應哉。

魯直白山茶賦云。彼細腰之子孫。與莊生之物化。方坏戶以思温。故無得而凌跨。竹溪党公曰。此止謂多無蜂蝶耳。何用如許予謂詞人狀物之言。不當如是論。然數句自非佳語。細腰子孫。既已不典。而又以莊生物化爲蝶。不亦謬乎。

江西道院賦。最爲精密。然酌樽中之醁一句頗贅。但云公試爲我問山川之神足矣。

王元之待漏院記。文殊不典。人所以喜之者。特取其規諷之意耳。

代古人爲文者。必彼有不到之意。而吾爲發之。且得其體製乃可。如柳子天對。蘇氏侯公說項羽之類。蓋二幾矣。王元之擬伯益上夏啓。子房招四皓等書。既無佳意。而語尤卑俗。只是已作。其徒勞亦甚。而選文者或錄之。又何其無識也。

張伯玉以六經閣記折困曾子固。而卒自爲之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士大夫以爲美談。予嘗於文鑑見其全篇。冗長汗漫。無甚可嘉。不應邊勝子固也。或言子固陰毀伯玉。且當時薦譽者太盛。故伯玉薄之云。

宋人稱胡旦喜玩人。嘗草江仲甫升□□□使額制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爾實有功。江小字忙兒故也。又行一巨璫誥詞云。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宦豎切齒。夫制誥、王言也。而寓穢雜戲侮之語。豈不可罪哉。

孫覿求退表有云。聽貞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世之妝。外人應笑。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叟左耳又聾。夫臣子陳情於君父。自當以誠實懇惻爲主。而文用四六。既已非矣。而又使事如此。豈其體哉。宋自過江後。文弊甚矣。舊說楊大年不愛老杜詩。謂之村夫子語。而近見傳獻簡嘉話云。晏相常言大年尤不喜韓柳文。恐人之學。常橫身以蔽之。嗚呼。爲詩而不取老杜。爲□□□取韓柳。其識見可知矣。

吾舅周君德卿嘗云。凡文章巧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至哉其名言也。杜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李義山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豈巧於外者之所能邪。

邵氏云。楊、劉四六之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類俳可鄙。歐、蘇力挽天河以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亡矣。夫楊、劉唯謹於四六。故其弊至此。思欲反之。則必當爲歐、蘇之橫放。既惡彼之類俳。而又以此爲壞四六法。非夢中顛倒語乎。且四六之法。亦何足惜也。

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來。制誥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語。欲其誠意交孚。而駢儷浮辭。不啻如俳優之鄙。無乃失體邪。有明王賢大臣一禁絕之。亦千古之快也。

科舉律賦。不得預文章之數。雖工不足道也。而唐宋諸名公集往往有之。蓋以編錄者多愛不忍。因而附入。此適足爲累而已。柳子厚夢歐陽生賦。雖非科舉之作。亦當去之。

凡人作文字。其他皆得自由。唯史書實錄、制誥王言。決不可失體。世之秉筆者。往往不謹。馳騁雕鐫。無所

不至。自以爲得意而讀者亦從而歆羨。識眞之士。何其少也。

凡文章須是典實過於浮華。平易多於奇險。始爲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於其末。而終身不返。其顚倒亦甚矣。

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書傳中多有自今以來之語。此亦疵病。蓋由昔至今而云來則順。由今至後者。言往可也。

宋玉稱鄰女之狀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予謂上二太字不可下。夫其紅白適中。故著粉太白。施朱太赤。乃若長短則相形者也。增一分既已太長。則先固長矣。而減一分乃復太短。卻是元短。豈不相窒乎。是可去之。

史記屈原傳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曰字與以爲意重複。柳文鶻說云。余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亦是類也。

史記田敬叔完世家云。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恆人而憐之。梁鴻傳云。鄰里耆老。見鴻非恆人。蔡邕狀異恆人。孫權骨體不恆。荷堅骨相不恆。姚萇志度不恆。此等恆字皆當作常。蓋恆雖訓常。止是久遠之意。非尋常之常也。

張良問高祖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袁盎慰文帝曰。上自寬。夫稱君爲上。自傍而言則可。面稱之似不安也。

張釋之言盜長陵一抔土。抔掬也。此本謂發冢而云一抔者。蓋不敢指斥耳。駱賓王檄武后書云。一抔之土未乾。世皆稱工。而其語意實未安也。而唐彥謙詩復有眼見愚民盜一抔之句。豈不益謬哉。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小便殿上者。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何以字別卻。本意當云安知非耳。

後漢張升見黨事起。去官歸鄉里。與友人相抱而泣。陳留老父見而謂曰。網羅張天。去將安所。朱泚敗走失道。問野人。答曰。天網恢恢。逃將安所。二所字不成語。謂之往可也。

吳志蜀零陵太守郝普爲呂蒙所紿而降。慙恨入地。此不成義理。謂有欲入地之意則可。直云入地可乎。

新唐記姚崇汰僧事云。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此本萬二千餘人耳。如子京所云。則是多餘許數也。可謂求文而害理。然此病人多犯之者。不獨子京也。

范蜀公記狄青面具事。止云帶銅面具而已。澠水燕談則曰面銅具。聞見錄又曰帶銅鎏人面。予謂邵氏語頗重濁。燕談似簡而文。然安知其爲何具。俱不若蜀公之眞。蓋面具二字自有成言也。

通鑑云。吳主孫皓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左丞相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他人如故。予謂自視字不安。若云獨聽凱視可矣。

通鑑。劉聰朝崔暐說太弟乂曰。四衞精兵。不減五千。晉孝武時幽州治中平規謂唐公洛曰。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唐懿宗每月宴設。不減十餘。予謂凡不減字。止可以比對處言之。而非所以料數也。宇文泰

謂賀拔岳曰。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是矣。餘減字皆當作下。新唐書劉仁軌諫校獵妨農事云。役雖簡易。猶不損數萬。損字尤非也。通鑑云。謝安好聲律。碁功之慘。不廢絲竹。予謂聲律字不安。若作聲伎聲樂或音律則可矣。

通鑑云。苻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旦字不安。

通鑑宋紀。蕭道成遣薛淵將兵助袁粲。淵固辭。道成曰。但當努力。無所多言。齊紀。豫章王嶷常慮盛滿。求解揚州。武帝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二所字殊乖也。

通鑑魏中尉元匡劾于忠專恣云。觀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舊唐上官婉兒爲節愍太子所索。大呼曰。觀其此意。卽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周書言齊王憲善處嫌疑云。高祖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其此二字。豈可一處用。新唐李德裕論朋黨云。仁人君子。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亦下不得其字。

史傳中間有不避俗語者。以其文之則失眞也。齊後主欲殺斛律光。使力士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通鑑改爲不仆。仆亦倒也。然撲字下不宜用。

通鑑。唐文皇時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利事。上曰。卿欲以桓靈俟我邪。俟當作待。蓋俟雖訓待。乃候待之待。非待遇之待也。

通鑑云。唐宣宗時。吐番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五千里。赤地殆盡。殆盡。卻似幾無也。不若作徧字。

通鑑記周世宗禁銅事云。唯官法物及寺觀鐘磬等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悉令輸官。既有外字。不當更

云自餘也。然楚世家或說頃襄王之辭。亦有外其餘字。揚雄之經。宋祁之史。江西諸子之詩。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眞文字。詩則反是矣。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八

詩話上

世所傳千家註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爲杜無疑。其餘皆非眞本。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爲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譫。殊不可讀。蓋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爲少陵。眞可悶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間爲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眞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覿漲、及呈竇使君等。尤爲無狀。泊餘篇大似出於一手。其不可亂眞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爲此詩也。吾舅自幼爲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嘅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焉。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爲之主。字語爲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

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曰頸聯頷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篤實之論哉

史舜元作吾舅詩集序以爲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舅兒時便學工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間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輩以爲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舜元之論豈亦襲舊聞而發歟抑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知者訂之

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爲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云謝靈運平日好雕鐫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爲貴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爲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惑於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繫花而春水漫不繫柳茗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

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爲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若溪以爲得其膏肓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於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

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爲然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彊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容得順適於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於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邪

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以爲范傳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蓋用此事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茗溪叢話亦兩存之予謂襟領之說定是謬妄正使有據亦豈詞人通用之語此特以船字生疑故爾委曲然范氏所記白被酒於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盡可考不知太白凡幾醉明皇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邪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老杜此征詩云見耶背面啼吾舅周君謂耶當爲卽字之誤其說甚當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娘字而此詩之體不應爾也

近代詩話云杜詩云皁雕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爲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予謂不然古人涪至初無俗忌之嫌蓋亦不必辨也

荆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彊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荆公之論天下之公言也

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爲工予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逐二字甚不安歐陽永叔江鄰幾以坳中初蓋底坯處遂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眞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之意也

退之謁衡嶽詩云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既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興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童丱聯居諸之句何也

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

孔毅父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飲而晚年有噐伎罪李于瞿諸人服金石而自餌硫黃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謂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爲諱也白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爲口實邪其罪李于瞿特斥其燒煉丸砂而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哉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則公亦因病而出於不得已初不如于瞿有所禀承以致奠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羅羶葷之句以二字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於門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

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佳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荊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爲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羣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樂天詩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謂獨醒者特以爲孤潔不同俗之喻耳非眞言飲酒也詞

人往往作實事用豈不悞哉。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一適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縴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眞發乎情性此詩正理也。

皮日休詠房杜詩云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凡言千古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九

詩話中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卽如人作家書乃是慵夫曰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爲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嘗有所論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爲高論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曰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荊公詠雪云誠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苑極之不愛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

有絕交書。極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

羅可雪詩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之句。陳正敏以爲信然。卻是假雪耳。

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間閑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境趣也邪。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苕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太過。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東坡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

東坡酺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爲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邪。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於畫者。爲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

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爲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於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於心而借此論以爲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爲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眞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

鄭厚云魏晉以來作詩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眞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而笑擇唧唧而歎哉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高然次韻實作詩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尙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於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東坡薄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此皮膚之見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貴哉且東坡後篇自破前說此乃眼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前篇意吾未見其勝之也

東坡雁詞云揀盡寒枝不肯棲以其不棲木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爲語病是尙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於木爲辨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爲證也其實雁何嘗棲木哉東坡送王緘詞云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此未別時語也而言歸來則不順矣欲斷無腸亦恐難道贈陳公密侍兒云夜來倚席親曾見此本卽席所賦而下夜來字卻是隔一日

王直方詩話稱晁以道見東坡梅詞云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苕溪漁隱曰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甯不畏人之譏誚乎慵夫曰此詞意屬朝雲也以道之言特戲云爾蓋世族所謂放不過者豈有他意哉苕溪譏直方之無識而不知己之不通也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耳予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小詞多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如詩耳此言得之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爲不及於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爲小詞而間及於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苕溪漁隱辨其不然謂公詞爲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末作習爲纖豔柔靡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游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充滿勃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與江西諸子終身爭句律哉。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爲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玄。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麾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

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臥聽疎疎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邪。坡云。正不佳處。慵夫曰。予於詩固無甚解。至於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時所傳妄耳。徐師川亦嘗咏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曾端伯以爲警策。且言師川作此詩。因誦山谷疎疎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謂魯直草率而已。語爲工也。噫。予之惑滋甚矣。

王方直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又云。如蟾蜍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多食

則發風動氣。其許可果何如哉。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喜乎吾見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眞僞。望而可見也。若盧雖不解詩。頗以爲然。近讀東都事略。山谷傳云。庭堅長於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爲公論矣。山谷題陽關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夜發分甯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

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謂阿底耳。顧凱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衞士云。明公何須壁間。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歎後云語。安知其爲錢乎。

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質之吾見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曰。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於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於眉間。與此是一箇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

蘇黃各因玄眞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尙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作可也

山谷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卻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太瀾浪可謂善謔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山谷最不愛集句目爲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人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猶不可一笑耶

山谷雨絲詩云煙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落更微園客繭絲抽萬緒蛛蝥網面罩羣飛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願染朝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

山谷詞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跡乃是更字也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

詩話下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山谷閔雨詩云。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臥雲龍。得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義。臥雲龍。眞龍邪。則豈必南陽。指孔明邪。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闊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也。此類甚多。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弈棊云。湘東一日誠甘死。天下中分尙可持。以湘東目爲棊眼。不愜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輸局耶。不然。安可通也。

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願卷書囊當贈鞭。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也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

弔邢愼夫云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

猩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所讀之書卽所著之書也遂借爲作筆寫字此以自贊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只平生幾兩屐細味之亦疎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爲詩哉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於太過亦其病也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闌干問興廢野花啼鳥不應人若譬人可是怪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到也

山谷贈小鬟鷰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實不愜又云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窒乎春未透花枝瘦正謂其尚嫩如荳蔻梢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爲彼愁邪則未應識愁以爲己愁邪則何爲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今乃指爲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

也。

古之詩人。雖趣尙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於自得。至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眞理也哉。

魯直於詩成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於少陵。而不許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喩。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點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於前人。故爲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旣已出於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於妙處。不專在於是也。故皆不害爲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於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皆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眞字題邢惇夫扇云。月團新碾瀹花瓷。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

百斛明珠薏苡秋。少游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爲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茆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傅東坡之骨。亦猶是也。

且食莫踟躕。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斸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更多。此楊朴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應將巧畀人間。定卻向人間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損。政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爲點化精巧。茆荊產以夷叔爲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末作。方日趨於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簧鼓之。其爲弊何所不至哉。王仲至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荊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窒乎。

張文潛詩云。不用爲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西云。脫使眞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實不中理也。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押寒刪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綃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雌黃則疑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拘。而以爲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

此哉意到卽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爲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鄰之韻乃可耳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爲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尚矣蓋其於類爲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嘆賞以爲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麤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謂其白耳施於酴醾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於言溼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爲對耶

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魂利劒斫不斷餘妖種此根東坡詠酴醾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詠桃花以九疑蓅綠華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開此花詠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爲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傳於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賞畫工其一云五換鄰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闌干角警見傷風背面啼予嘗誦之於人而問其詠何物莫有得其髣髴者告以其題猶惑也尙不知爲花況知其爲梅又知其爲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與作者誤認而過求之其弊遂至於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眉石硯、醉道士石等篇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於是則秉筆者曷少貶乎

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祇有緇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乃知此弊有自來矣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爲孤憤吟五十篇以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略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也公詩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侔而狂斐之徒僅能動筆類敢謗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蕭閑云風頭夢吹無跡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爲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灑豈亦如雷溪之說乎

蕭閑憶恆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邱壑謂予心目注以故山爲江左非也只是指恆陽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狹深淺言之俱不安注以爲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豈相干涉予官門山嘗得板本乃三畝字意其不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類耳暮涼白鳥歸喬木乃宅前眞景也而注云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哉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閑詞云市朝冰炭裏湧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跡

樂天望瀼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蕭閑送高子文詞云歸與高於灩澦堆雷溪漫注蓋不知此

出處耳。然樂天因望翟塘。故卽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不切矣。

蕭閑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胭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嘗易膩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惟雨露中然後見之。據辭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波之類。蓋總述所見之景。而害溪注云。言此花以山爲眉。波爲眼。雲爲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蕚。淡雲新月烱疎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眞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繆之多也。

蕭閑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醫卻。世皆以花爲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旣有離索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眞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醒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實事。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藥嗅。公詠花詞亦喜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淸澈之氣。以滌除惡味耳。蕭閑自鎭陽還兵府。贈離筵乞言者云。待人間覓箇無情心緒。著多情換。此篇有恨別之意。故以情爲苦。而還羨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次第未應及此也。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減其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歡者。非陶寫其歡。因陶寫而歡耳。蕭閑屢使此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爲陶寫。似背元意。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

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於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爲小技。程氏以詩爲閑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一

雜文

揖翠軒賦并序

沃人崔公有竹軒曰揖翠。其子達之求詩文於士大夫。予亦爲之賦云。

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人之於物。必有所慕而所以慕之。亦必有故也。故或取深山窮谷以爲家。指泉石風月以爲友。是豈迂僻矯激。不近於人情。誠有得乎其趣也。沃州崔公賢明之裔。生於畎畝而不俗。後其居爲園。中其園爲亭。而周其亭以竹。叢高陰密。窗戸爲肅森乎其如張綠帷而羅碧玉也。夫天壤之間。佳花美木。大有可以悅心而悅目者。然公皆不以爲可觀。惟此君焉是欲。對玩吟嘯。朝夕容與乎其中。若與之相忘而不足。此其意果安在哉。吾可卽之而知其所屬。獨不見夫此君乎。歲暮天寒。百物既迾。冰雪交摧。淒風號振。芬香豔色。莫不零落敗散。至於共盡而無餘。而吾此君。宛然自若。獨立而能伸。蓋其稟於內者有足恃。是以凌乎外者無所挫。自世所難得之物。而非夫漫生雜出。暫榮俄朽之常品凡根也。而我公慕之。則又可因之而得其爲人。意其勁挺堅確。卓乎不羣。舉世皆怯而我獨勇。衆人既屈而我獨伸。濁穢有所不能汚。險難有所不能亂。本然之氣。無適而不存也。然則公不徒愛其色。誠取其質。不徒玩之於其目。誠體之於其身。若夫披風篩月。含烟臥雨。千態萬狀。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陳。嗚呼。公今逝矣。

而子章嗣。吾聞之、孝者善繼人之志而述其事。則登公之堂。想其所取於此君。盍亦思所以自厲。如其庸懦委靡。依違顧忌。與時變遷。一折而瘁。豈特厚顏於此君。亦失公之本意矣。

瑞竹賦并序

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者。兄弟輯睦。爲一鄉最。其居室之南。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爲二。又六節而復合。君子謂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於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

天何爲者耶。視之蒼蒼。詰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星。風雨雷霆。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固可惑也。孰知其徵。萬物何爲者耶。隨氣而生。不擇其地。紛綸雜沓。殊狀異類。怪奇偉麗。非常可喜。蓋無所不有焉。孰知其爲瑞。然感召之說。自古人不廢也。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跡推類附。毫釐纖悉。以爲不啻合符。雖自信不惑者。時出而辨之。然亦不敢決其無。何哉。人有是行。天有是應。二者適稱。足以據而爲證也。蓋出於物理之當然。合於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定。許氏之瑞。何爲而出。吾嘗考其素而得其實。兄弟相好。閨門相輯。鄉黨稱其德。誰無兄弟。曾是不率。妒忌忿嫉。以相檢拾。陰營私積。以自植立。至其既極。乃絕以折者。皆是也。此則上友下敬。壎篪其翕。始終以之。有死無易。我心既孚。間言莫入。可謂純正篤實。一出於自然。而非夫矯飾以求名節者之所及也。唯其同氣而異體。雖異體而卒同心。故斯竹也。始於一而中爲二。既二矣而復合於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而報又柘似。則天意所在。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於許氏。不應如是而遂已。許氏之爲善。不應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俾述記

錄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爲之說曰人有因物而知勉物有因言而加顯蓋立德雖於錫類而傳家欲其久遠故夫所以區區於此而未能忘情者殆亦憫時俗之已乖慮後嗣之或替而特以爲勸耳顧豈淺哉

甯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昔予閑居於東垣聞沃州甯晉有賢令尹民樂其政歌而舞之聲化藹然愈久益播心竊慕焉既而知其爲吳君公妙也予與之同年而昧其平生獨謂君讀書爲儒能以壯年取高第此必有以過人而其優爲一邑固所宜者蓋秩滿來府始獲拜之儀度表表望而知其不凡卽之愈深不覺歎服蓋以所傳不誣可信翌日別去予亦尋走雕陰三年復來不知君之安所在且爲何職居未幾松水之民有乞書其前宰之政者問其主名則公妙也從而徵其實則曰自吾令下車賦役以平刑罰以清奸宄不遏而懲仁廉不率而興煦風□□槁蘇暍醒民飽而嬉相忘乎無事斯亦古人之至化也蓋其剛柔適中緩急得所勤故不廢事簡故不擾民明無不察毫髮莫欺而其寬也又足以有容政是以和而克用乂此其大凡也長上有德而下不知其罪大矣知焉而無報罪又甚矣吾儕小人其曷以報公著之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蕞爾敝邑則唯是之知書與不書公何損益哉然所以示吾心之不忘則非是莫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矣在他人猶當不辭況吾公妙哉守令之重尙矣而得人實難故赤子每不得乳於其母言良吏者必予兩漢然自今考之可以屈指數則若公妙者豈易得而其民之遇之也顧不幸而可喜耶宜彼之不誣妄而予亦樂爲之道也公妙諱微咸平之平郭人登第於承安之丁巳其始任建州軍判旣

以廉陞。故超授甯晉云。

眞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爲治莫如重守令。而令爲甚。蓋其於民最親。而理亂之原。於是乎在也。故一縣得人。則一縣之事舉。在在得人。而天下平也。眞定劇邑。其宰之尤不可非其才。雲中國公明敏人也。既下車譁者以靜。悍者以柔。宛者有以告。聽斷如神。官無留事。僑異政焉。其去也。其民舍之而不忍。挽而留之不得也。思有以紀其遺愛而示其攀戀之心。有倡之而請言於予者曰。我公其賢哉。自吾身之所及見。與夫故老之所傳。吾邑凡更幾令。言令之賢如公者幾人。我公而去。誰其嗣之。吾儕小人。德公之賜。而顧無以報也。獨欲形容其萬一。而鑱諸石以慰吾心。以傳於天下後世。或庶幾焉。其材具矣。敢屬之子。噫。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事固有非人之所能強致者。民至愚而神者也。其心有同然之好惡。其口有同然之毀譽。有以服其心。則比閭之徒。可使之俯首而聽命。不然。國之得失。長上之是非。皆將喧囂謗議於其下。蓋有誘之而不信。劫之而不從者。孰謂其可以強之而使吾譽之哉。予近始識公。而聞其名者舊矣。昔者。既嘗爲府參軍。聲華藹然。爲前後之冠。民既已像而祠之。碑而頌之矣。至於去而之他。復來而治此。莫不皆然。未至而人徯之。既至而人安之。去則思之而不能忘。此果何從而致耶。合一人之情易也。至於一邑而皆然。茲不難哉。合一邑之情易也。至於所至而皆然。茲不難哉。是必有大過人者。而非可苟也。蓋羿之注矢。左右俯仰。皆可以命中。而庖丁之游刃。批隙導窾。無非理間之自然。何獨

至於爲政者而疑之哉公之跡足以聳動人之耳目而膾炙其口者甚多列而著之非惟煩不可舉而且復害公之全故獨論其能得斯民之公心與夫所至皆然者以見之其亦足矣噫無實之譽君子不以爲榮無實而譽人君子謂之愧辭若公者殆可以爲榮而予亦庶乎其無愧也哉

王氏先塋之碑

王氏之先譜亡不可考世居鹿泉農隱不仕其最近者諱傑字邦美始知讀書今行軍參謀守道之父也好古樂善而尚氣輕財務周人之急教其子弟一以孝友忠信里閈少年有悍戾不率者亦必委曲鐫諭使之改而後已由是中外重之兄詠早世二孤玠、璵藐然可憐公躬親撫視以至成人而玠爲名進士夫人李氏温雅慈祥備諸婦德與公俱以上壽終所生三子其仲則參謀君也未冠失怙迫於家累屈跡刀筆中貞祐初宣撫司以人望選充本縣尉時甫兵火遺黎反側未安而爲長吏者方貪殘以逞一日衆變自令丞以下悉肆屠戮至君則肩舁而歡呼曰惡者除之善者奉之可也保我百姓非公而誰即以縣事歸君未幾改主眞定簿今萬戶史侯之立君勞爲多擢慶源軍節度副使尋復召至幕中恩顧益隆遂專腹心之寄君資豪爽而愷悌多可見者皆說而親侯既以碩德宏量高出一時而君復以忠厚濟之政簡風恬遠邇咸賴其從征四方一軍所至獨多全活率君力也平居喜賓客車騎盈門窮日夜不厭有孔北海之風而於文士尤厚收攬薦延唯恐不至搢紳以爲依歸儕類或譏其太過而不屑也故言河朔從事之賢者君爲稱首焉一日語夫人程氏曰吾出微賤才能勳業無踰人者夤緣幸會驟至榮顯非祖考之

靈。其何以及此。而墳壠蕭然。沒沒於蓬藜榛棘之間。狐兔雜居。殆不忍視。吾罪大矣。每一念及。未嘗不痛心疾首。今將具禮而新之。庶幾死可以瞑目。程素剛明。因力贊曰。斯亦妾之素志也。誠不可緩。於是戒徒命工。更其宅兆。增之垣墉。以至凡五服內瘞而未葬者。皆次第而遷附焉。然後完美可觀。無復遺恨。既而又曰。古者墓有碑。碑有文。所以垂世也。而未之具。猶爲闕典。乃以其辭來請。予於玠爲同舍生。於君爲門下客。情親契厚。勢不得辭。竊惟追遠之說。魯語存焉。報本之義。禮經著焉。此天理人倫之至。而名教之所先也。爲人後者。生盡愛敬。死極哀戚。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宜若足矣。而又思所以致美乎松楸。而增光乎泉壤。表其行實。大書深刻。爲不朽之說。使夫來者顧瞻想像。歆羨而咨嗟。豈非所謂追遠報本者。固不能已耶。王氏之善慶。既當爲之發揚。而參謀君孝德始終尤不可不紀。乃敍其大略而系之以銘曰。

岡阜在後。澗溪在前。緊王氏之阡。有闕其室。既完既堅。有齾其碑。是磨是鐫。不有所肇。孰開其先。不有所繼。孰大其傳。德厚流光。理亦宜然。於以昭之。於千萬年。

李仲和墓碣銘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全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於親。順於長。仁於僕妾。其待友朋尤推誠尚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諧合。素不爲鄉曲所重。徑行直視。傍不覩太山。輕薄子戲侮其後。而不之覺。人以爲癡而笑。面目嚴冷。疎於禮貌。箕踞袒跣。不能一作謹媚狀向人。人復以爲傲而怒。志大論高。以匹夫憂天下。每欲危言叫閽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又以爲狂而哀。然仲和俱不屑也。明昌間。予以從師

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跌宕不羈之士游。既得仲和。語合意。豁然大適。爲忘形交。久之益親。一日不見。相覓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譏彈激賞。中其美疵。睥睨儕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干有司。累不合。既易經學。遂克取高捷。驚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富貴終可致。後去家游京師。偏謁一時鉅公顯人。間投之以所業。冀幸感動借聲勢。因有所諧。卒不售也。予與仲和別十年。閱人益多。觀交態益熟。而思仲和益深。日在雕陰。嘗得其手書并雜著盈卷。覽之太息。悵然有懷。以爲昔人相憶。或千里命駕。東垣去秦而非甚遠。平居多暇。獨不能一徑往。握臂道胸臆何耶。秩滿東還。當必遂此心。若復不獲。茲則有數。歸及相臺。或告仲和卒矣。且曰。渠比從事浮屠學。參究孜孜。自以爲有得。既又習辟穀法。因不食死。仍說僞言以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學。聞輒欣慕。予嘗力排之。能折其口而不能奪其心也。其竟以是終乎。予媿仲和見遇之厚而無以報。憐其有大志而卒窮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一復見而弗果。乃書其行己之槩而爲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其墓。以寫吾心。以傳諸後世。以慰仲和之靈也。仲和無子。取其兄子爲後。春秋若干。卒於某年某月日。而葬以某月日。銘曰。

維世之交。其道以市。權奔利合。否焉則止。而而不心。滔滔皆是。有不其然。如吾李子。不幸短命死矣。

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東垣劉君諱某。字鼎臣。予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爲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關右擾攘。鄜畤被兵。帥臣紇石烈承裔往援。表君從事。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陷。遂不知所

終。今二十年矣。其家以歲月既深。理窮望絕。懼其魂爽之無依也。於是招之以葬於先塋。而請予銘其墓。義不可辭。則爲敘次而銘之。君資可愛。幼而老成。接物温温。談笑有味。見者皆悦而親。初自以所業過人。意氣銳甚。謂當立取榮名。而數奇不偶。累舉未遂。一時儕輩。收羅殆盡。至於後生新進。亦往往先登。而君不滯如故。繼遭喪亂。生理日艱。晚達汴梁。纔試充史院書寫。不勝落寞。日者推其命。咸謂無科第分。君略通其說。亦以爲然。一旦雄捷。喜出望外。方將馳騁快意。以償平生。而遽有是遘。所謂命者果何如哉。斯可哀而亦可怪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子四人。董所出長曰燧。以蔭補官。次曰煒。次曰炤。次曰煥。孫男三人。長曰垣。次尚幼。君累遷朝列大夫。其從政之歲。蓋四十有七云。銘曰。

其得也遲而喪之速。爲榮也不足而哀有餘。孰主張者。有衡不祛。雖然名占甲科。亦既成其志。沒於王事。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孫。足以奉其祀。憂樂同盡。竟何校哉。新宮孔固。魂兮歸來。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二

雜文

千戶賈侯父墓銘

保塞賈侯嘗識予於東垣。丁酉夏六月。不遠八舍。致書見招。至則館其家。禮意甚厚。已而言曰。某也不天。生六歲而失怙恃。今四十年矣。而未有紀述而不朽之託。負媿良深。雖不及誌諸幽。猶得以表其隧。某幼既孤。家譜世系。不復能知。而先君之事。幸存其大略。敢丐一言以傳信。嗚呼。墓有碑。碑有文。所從來尚矣。且禮不忘其本。而孝莫大於顯親。親有善而揄揚之。大書深刻。以申其追慕尊崇之意。此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同欲。而子職之所當盡者也。不亦首務乎。吾觀近世自一介之微。稍躋貴顯者。爭先樹建以爲榮華。螭首龜趺。亭亭相望。宜我侯之不敢緩也。既辱侯知。能勿成其美。按公諱佺。字巨平。祁之蒲陰人。其先皆隱德不仕。公長身美風姿。賦性淳篤。事父兄以孝悌聞。待友朋以忠信稱。鄉黨宗族。莫不服其淳德。而又重氣節。急患難。有貸其錢者。雖至百萬。不問償期。議者以爲難。初長兄儀、次兄成、憐公晚生。父母屬念。且公等幹蠱可嘉。故曲極友愛。儀子弗嗣。屢請析居。儀輒紿曰。二親既有命書矣。卒舉資產付公。州貳高君亦謂其可妻也。以女歸焉。承安丁巳春三月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九。卽以其月葬於里之先塋。公凡四娶。皆同郡巨室子。而最後爲李氏。尤賢淑。備婦德。男一人。曰輔李所出。卽侯也。一女適宋氏。孫男三。女孫

二人。當貞祐兵火之餘。城邑幾廢。遺黎無依。侯以完復安輯之功。爲衆所推。由本縣尉至爲州刺史。及歸聖朝。勳績益著。自招撫使累遷河北東西等路左副都元帥。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稱。選充行軍千戶云。侯儀度魁傑。胸次灑落。其才術器識。類皆不凡。而愛民喜士。爲河朔稱首。蓋一代之偉人也。嗚呼。源深則流長。本根固則枝葉茂。物有常理。君子每以爲積善獲福之喻。視履考祥。以人占天。如影響之敏。符契之不可無也。昔有預高閭門。俾容軒蓋。手植庭槐。期生三公者。初若妄意。已而果然。冥冥之中。昭昭者存焉。是故卽其所享。可以推其始之所自來。由其所爲。可以卜其終之所必至。夫何疑哉。侯以妙年遭遇。曝至顯榮。富貴功名。無不如志。諸子岐嶷。稱其家兒。此決非出於偶然者。固足以知其世積之善矣。而躬行之實。不替益隆。於先有光。又可見其方來之□□。賈氏之餘慶。殊未艾也。是宜書。故書之而系以銘曰。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太一之教。興於金朝天眷間。衞郡蕭眞人其始祖也。靈異之跡。上動至尊。敕賜觀名太一。萬世世嗣其法。一再傳而得師焉。師諱志沖。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並受眞人法籙。師幼穎悟。誦書日千言。而沈靜寡言。不好戲弄。年十六。父兄議婚。師曰。性喜出家。不願娶也。強之不可。因而逃去。隱於元氏李守奇家。遂與守奇詣衞州參二代師爲門弟子。始事尊宿霍子華。子華故有淹疾。師侍奉唯謹。前後十年。無解倦之色。或衣不解帶者數月。人以爲難。大定十六年。朝廷嘗試僧道。師初密誦經文。人人不知。一

旦中選。儕類甚驚。及當給據。言於考官曰。師兄蕭道宗累被黜落。年過四十。乞以據授道宗。某方壯。徐爲圖未晚也。考官不許。而多其讓。十七年。授度保充衞州管內威儀。領教門事。二代師將退席。密語道宗曰。吾門徒數萬。而試經具戒者。完顏志甯及王某而已。志甯資雖明敏。而頗輕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純粹廉潔爲可屬。乃以爲法嗣而改蕭姓。凡法嗣皆從蕭氏。蓋祖師之訓也。師素不爲辭章。及升堂諭衆。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聳然。內外相慶。以爲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奏選四方高德之士。補住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既而河北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觀道衆。亦旅寓於蘇門。師聞而還。聲望既隆。求教者接跡而至。歲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汲縣閻村有觀曰朝元。荒廢已久。而額籍俱存。師請諸官。遷於西門墳園之側。以處其衆。明年。河復犯本觀。殿宇頹毀且盡。師次第繕完。尋復一新。而增創者幾倍。所費不貲。明昌間。前尚書右丞劉公瑋自大名移鎭河中。道出淇上。謁師甚恭。州倅移刺者。先以常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猶疑之。其後數屛人獨往。而師常靜坐無爲。因問先生於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自有所得。非語言可以形容。若無得者。雖片時不能安。況終身乎。其人乃服。曰。劉公誠有知矣。師自重修觀舍。深居簡出。外人多不識其面。承安改元。日食正旦。父老懼災。請師作醮於神霄宮。士庶畢集。師少時白皙而癯。至是色如紫玉。目光炯然。冠佩整肅。若自天而下。觀者嘆仰。以爲眞人復生也。少長貴賤。悉歸禮之。泰和初。章廟奉秋已高。皇嗣未立。設普天大醮於亳之太清宮。間歲報謝。師皆與焉。五年。河南道士籍少阨。以再祈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來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擬。多傷物命。其違天意甚矣。自今宜罷之。

至於與醮官吏皆須禁止葷酒務行善事庶可達誠雖然再三則瀆亦恐徒勞耳籍至闕以勿遣重臣爲言上可之而令籍詣太清行事如初師與俱往既又同赴中都太極宮誦經百日時戶部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觀恐師南還率朝士十餘候之曰今主臨朝尊玄重道天長觀廢隨建此宮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會宮衆亦堅挽之遂勉爲留大蝗上遣中官問提點郭元長禳治法元長敕其徒閱道藏求之師從旁曰道藏如海豈易討尋就使有之吾未敢必其應吾祖眞人嘗留經籙三百餘階內有祕章今可用也遂取以進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卽命師依科作醮比行禮大雨師呪信香一粒禱於眞人其雨立止翌日有旨問蝗絕之期對以三日據法有灑壇符而灑時當留一面使蝗有所歸師則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則羣飛入山而死詔加賞賚師固辭曰道人救法安用賞爲上曰眞道人也當別議旌表郭元長告免提點職詔師繼之乃賜號通玄大師內人賈病逾年諸醫莫療上曰此非藥餌所及前禳蝗王某殆是異人或能起之師奉命直抵宮闈治以符水而愈宮闈非閣寺不得到蓋以道重師也衞紹卽位特賜上清大洞法服一襲當時榮之師嘗謂人生貴適意顧名雖尊顯而身甚勞浩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舉汾上李大方以自代而歸實大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衆曰祖師立教代代相承如續燈然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無道者祖師再從孫吾當付之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默不復以世務關意貞祐二年四代師主亳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閏七月丙午忽謂門人曰速具湯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冠履未畢而逝有鶴數十旋繞久之時天氣猶暑閱餘旬而體不變八月庚申權殯於宮之塋其日陰晦重甚衆方以

時刻爲疑。俄樹杪雲開如席許。得以不誤。已而陰悔如故。又聞香風四來。送者幾萬人。咸嘆異之。初師之將誕也。有桑生於宅中。不半歲成樹。比十年。其高數尋。狀如層樓。世所未見。至是亦無故而枯。相與始終。尤可怪訝也。師平生無喜慍。恂恂似不能言。至遇事而發。雖衆所難決者。三數語輒定。老莊之外。兼通諸史經書。而尤長於左氏春秋。其智識有大過人者。享年六十六。戒臘四十。自號元朴子云。四代師字公弼。既返河朔。將復迎師骨以祔於眞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予文之。公弼一世偉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竊幸與之游。昔已嘗作眞人傳矣。而又有茲命。是不以蕪陋見鄙也。義不得辭。則據其事狀而具著焉。

清虛大師侯公墓碣

師諱元仙。字子眞。趙州人也。大父澄。以胥吏起身。至河北西路曹司掾。才幹既優。而行已無玷。尤以孝友著稱。議者謂不見用於時。則必有得於道。母歿。慨然曰。所以區區塵土間者。爲親故也。今不侍養。復何爲哉。聞淇上蕭眞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參。爲門弟子。眞人一見愛之。授名道淨。傳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乃卽本州及眞定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藥濟人。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輸賜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爲太清觀。而在府者爲迎祥。眞人每批經籙。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品。公曰。天寶下降。要當永劫流行。一日去世。誰其保之。密禱上眞。願於私屬生繼嗣。其後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卽師也。生不茹葷。始學語。能辨三官之像。少長嬉戲。則教羣兒禮北斗。澄大喜。以爲祈禱有徵而得所託矣。會朝廷鬻祠牒。由是度爲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詞音清亮。傍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

德應詔入住中都天長觀。自泰和改元。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而師皆與焉。仍常居要職。出諸人右。功完。賞賚甚渥。賜紫衣。德號曰觀妙。尋佩符馳傳。降御香於岱嶽長白等山。頃之。以親老辭歸鄉里。崇慶間。召住太極宮。用進補軍儲恩。改授今號。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宮。敕有司一依天長故事。逾年而退。未幾。太清宮請爲宗主。三返益勤。不得已。應之。時院門淩替。殆莫能支。加以歲賦數百斛。爲病尤甚。師下車未浹旬。以狀上聞。悉獲蠲免。衆賴其庇。已而拂袖棲遲於洧川。正大庚寅正月。爲善士左崇等作醮於鈞臺。法事勝絕。舉壇祈幸。以爲未始遇也。既畢將還。忽示微疾。衆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緣已盡。自可長往。安用療爲。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而處之。顧未至刻。則口占一頌。舉首端坐頂中。戛然有聲。兩手握子文而逝。時年六十九矣。遠近士庶。炷香拜禮者累日。神色宛如生人。乙酉。焚化於郭西。從遺命也。下火之際。紫雲見其北。蒼鶴數十。翔舞空中。移時乃散。送者幾萬人。莫不以手加額。嗚呼。異哉。其超脫明白。如此。亦世所罕聞也。丙戌。塔於潁濱之崇眞觀。予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以爲恨。然嘗與其門人王悟詮游。悟詮業履清修。而讀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葬師於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屬予銘其墓。渠意既堅。而予竊亦樂爲之道也。乃敍而銘之曰。

其生也爲賢。其沒也爲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著之琬琰。以永其傳。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慶源軍節度使高侯。因教授王君進士陳生來見曰。不肖不天。生四年而先君捐館舍。訓誨不得聞。奉養

不及致其爲不幸可知也逮其成長事與心違曷勝風樹之悲顧瞻松楸未嘗不流涕太息今將刻石墓隧以垂之無窮事實始末雖不能詳而故老所傳猶得見其爲人之大略茲敢以託予謝非其才而請益堅重以王陳雅故義不可辭則勉爲之敍次曰公諱顯高邑人其先皆農隱弗耀公敦朴簡靜而辭色温温接物極愷悌輕財務施喜周困窮其事親處兄弟孝友尤篤至教人亦必先此里閭宗戚無貴賤疎近交口稱爲吉人無間言者明昌七年五月壬午以疾終於家享年四十既葬其鄉之先塋夫人韓氏婦德無缺亦著賢譽後公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慶終本縣丞次曰進不仕次曰添祿卽節度也男孫四人女三人正大中以節度恩特贈昭毅大將軍夫人封號如例初節度再罹兵火之後寇盜並興道路蓁蕪城邑頹廢而能糾集義旅撫安遺黎內守外攘以鳩完復之功閭境晏然遂成樂土有司嘉其能擢柏鄉令累遷今職治聲甚美公望甚重其福祿方隆而未艾異時所至詎有量哉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及其身則在其後物有定理聖賢有成言古今有同然之效昭乎其不可誣也今患不能爲善爲之未始無徵高氏世居畎畝沒於常流殆與草木共腐而一旦子孫蕃昌門第烜赫以爲邦人之榮推原其自豈偶然也是誠可書故揭之以勸來者而系以銘曰

身雖不貴而後也昌壽雖不永而所存者長褒卹有命記述有章以播其芳以揚其光是之謂不亡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三

雜文

進士彭子升墓誌

君諱悅。字子升。世爲眞定人。父椿。將仕郎。大興安次主簿。子升幼明悟過人。倜儻有立志。讀書爲文。悉得其妙。處承安五年。擢經義進士第。調冀州錄事判官。仁政溫溫。民到於今不忘。秩滿注濱州鹽管句徙知鄧州穰縣事。其政如在冀。而風聲氣焰有加。居無何。忽得狂疾喪心。若物憑者。言動可怪。自謂冥司有所拘。竟赴井死。蓋年三十四矣。嗚呼異哉。子升金玉比德。心地坦夷。和氣溢於眉睫。見者無賢不肖皆悅而親。君子謂其必獲善報。言論慷慨。儀度不凡。剛大之氣。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謂其當享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極也。初將仕君亦以吉人稱鄉里。好學而貧甚。辛苦憔悴。人不堪其病。晚登一第。則到官未滿而亡。僅予隧。奪得不償喪。君子謂天之於彭氏也已薄。及子升復振。而後釋然大慰。以爲嗇乎彼者。固將豐乎此也。乃大不然。則夫幽明之說。禍福之徵。其可以理詰歟。子升之在穰也。予爲鄭之管城。嘗以官事會汴梁。既畢且散。予歸意甚急。子升曰。人生行止無常。而吾徒會合尤難。顧不能更少從容乎。予欣然爲一日留。痛飲極歡。夜艾而罷。翌日相別於馬上。反顧戀戀。彼此有可憐色。初豈知其遂爲永訣也。抑予心又有所感焉。追惟曩昔同居於里中。與今恩州司判王君士衡、涞水主簿周君晦之忘形莫逆。

爲兄弟交。年壯氣銳。馳騁於一時。雖方以功名相勉。而既嘗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見於文字以傳諸好事者。夫豈徒戲語而已哉。實庶幾行其志而踐乎此也。一旦飄零南北。相望如晨星。固已嘆舊遊之莫繼。而後約之無涯。孰謂堂堂如子升者而遽云長逝乎。世事遠人。不如意者十八九。榮衰聚散。未始有極。則生者雖存。又可保其所終邪。故予於此不獨悼吾良友之不幸。而撫事興懷。無非可以太息而流涕也。子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年八月葬於西城之先塋。俾予書而銘之。子升娶武氏。子一人曰興祖云。銘曰。

既秀而枯。有衔不祐。命也奈何。已矣悲夫。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公諱彥。姓趙氏。世爲眞定藁城人。祖某。父某。皆農隱不仕。公少剛果敢爲。無畏憚。天眷間。朝廷以南伐徵兵。公適出。有司卽取公兄。公聞卽走歸。自陳彼才力不我若。請自代。遂行。不一辭妻子。人義而壯之。會事平還。天資純質。治生尤勤儉。細故躬親不懈。服食器皿。期於僅足。自餘無毫毛非分用。日夕蹙蹙恆若不足。教諸子孫及所以語他人亦唯是。見諸惰侈者。咄嗟惡棄。殆不能與言。故卒大其家以名一邑。承安二年。以耆老受官保義副尉。後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終。享年八十八。素康彊少疾。至是猶能自興起行步。了無牀枕滯將終。謂其子淵曰。吾常嘆人之子孫鮮克以義終。祖宗積累之業。一旦不難割散之。骨肉相視。一旦如道路人。惡孰甚焉。爾其帥下以嚴。處之以均。無怠無頗。無速乖離。以隳我家。其孫曰元英者。以進

士擢第。則又特戒曰。惟爾所獲。亦惟我祖宗實有慶。爾無遂獨庇爾胤。必及其餘。以答我祖宗意。其遺志如此。初娶靳氏。先公卒。晚娶周氏。子三人。長曰汴。以從軍官至敦武校尉。次曰溫。皆早卒。淵其季也。女四人。長適靳氏。次傅氏。次周氏。王氏。男孫八人。幼者二。餘悉克自立。亦庶或有後。女孫九人。幼及寡者三。餘悉得所歸。噫。公之所享多矣。富貴壽康。子孫蕃昌。人或一二之不獲。公則兼之。茲不多歟。故其歿也。君子無大恨。其家歿後二十一日。葬諸先塋。祔以靳氏。而責銘於若虛。若虛於公爲舊親。既又爲孫婿。故辭而不得免。銘曰。

萬事畢。一生足。斯而慊焉復何欲。新宮孔固。惟吉卜。左右前後皆其族。安其神。樂其眞。以利其嗣人。

焚驢誌

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主賴。鎭陽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甚急。厭禳小數。靡不爲之。竟無驗。既久。怪誣之說興。適民家有產白驢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衆咢以附。帥聞以爲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於府之屬某曰。寃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與焉。吾生不幸爲異類。又不幸墮乎畜獸。乘負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衞之旱也。爲伐邢之役。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盍亦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

委焉而已。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德。嘻。其不然。暴巫投魅。既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於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爲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訴。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懌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哀鴈詞并序

昔予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鴈食客。見而不忍。爲作哀之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誡殺生文。有動於心。因追錄之以附其後。雖文采不足觀者取其意可也。

鳥之遠害。宜莫如鴻。浩浩長風。寥寥遠空。邈乎冥濛。去萬里而無窮。顧乃不幸而網羅之中。刀机是委。饕飧是充。吁嗟乎其恫。爐且熾。鼎且沸。宰夫礪刃而欲前。坐客垂涎而思噬。而猶神意自若。低回睥睨。不知禍期之行至。可不哀邪。捕者伊何。貪於貨鬻。用者伊何。悅乎口腹。我利我欲。物罹其酷。以是知人雖有生之至靈。而亦其至毒也。高而林莽深。而川淵遠。而窮邊僻鱗介羽胎卵溼化。皆有以致之而陳乎其前。刲割臠膾。蒸燔烹煎。濯腥滌羶。窮甘極鮮。一邑之內。一朝之間。已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亦嘗以己而推之乎。一毛之去。皆知惜。寸膚之損。皆知病。所以自待如此其至也。而獨於物不爲之少憐。雖吾之智力可役而君之。而彼之蠢愚至死而不能訴。然其賦形稟氣。同得乎天。故亦未嘗不苦則慘而樂則舒。惡夭闕而重生全。奈何暴殄不恤。以爲當然。孰雪其冤。孰懲其愆。豈天有厚薄。固以彼而奉此乎。抑初無所主。而自生

自殖。自攘自擊。勢強者勝而專。不然。何其太偏也。庖廚之遠。君子以爲仁。己既不忍。則假手於他人。夫其畏怖之情。觳觫之態。可以想而知也。何必見之之素。臨之之親。聞之曰。物我類也。類無分別。滋味之在我可賒。性命之於彼極切。至哉言乎。卽是佛說。亦何必持乎誡律。推明罪業。觀地獄之變相。指兵刀之凶劫。人惟爲饞吞之所謾。是以安爲而不屑。嗚呼戒之。敢告來哲。

高思誠詠白堂記

有所慕於人者。必有所悅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藝之所長。與夫衣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髣髴。甚者至有易名變姓以自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趨向。自有合焉而不奪也。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之堂以爲讀書之所。擇樂天絕句之詩。列之壁間。而榜以詠白。蓋將日玩諸其目而諷誦諸其口也。一日見告曰。吾平生深慕樂天之爲人。而尤愛其詩。故以是云。何如。予曰。人物如樂天。吾復何議。子能於是而存心。其嗜好趨向。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而學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學。學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蓋樂天之爲人。沖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爲榮喜。不爲窮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干祿之計。求進甚急。而得喪之念。交戰於胸中。是未可以樂天論也。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爲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子則雕鐫粉飾。未免有侈心而馳騁乎其外。是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歸必在此。子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則其勢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歲年而博以學。至於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返乎自得之場。則樂

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復爲子一觀而評之。

門山縣吏隱堂記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寢之西。故廳之東。連甍而稍庳。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每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爲吏隱。吏隱之說。始於誰乎。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小山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爲美談。而尸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關擊柝之職。必思自效而求其稱。囂穴之下。畎畝之中。醫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顧隱於是乎。此姦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也。謂其爲吏而猶隱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慘目而傷心。過客之所顧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弃置。非迫於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弔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使於疎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四陲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於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不聞者。鄰邑疲於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鞍馬。幾成長物。由是處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吾聞江西筠州。以民無訟。任其刺史者。號爲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

恆山堂記

眞定古名鎭。形勢雄壯。冠於河朔。其府署規模適相稱副。而恆山堂宏麗特出。又爲之甲焉。堂廣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鬱鬱如翬斯飛。俯瞰北潭。備諸勝概。求其經始於何代。與夫主名之爲誰。則圖誌無傳。近世沈括言潭園初號海子。未甚可觀。逮王鎔治之。遂若圖畫。斯堂或者亦出於其時乎。而吳中復咏行宮。以爲宋祖征劉承鈞。常駐蹕於此。故老或云。堂卽宮之南門。而卒莫能詳也。其在金國。率王侯貴戚處之。例事豪奢。務加增飾。故益以完美。每府僚宴集其上。綺羅照野。絲管沸天。游人指點咨嗟。邈在仙境。誠一邦之偉觀也。兵火之餘。署舍盡廢。獨堂在焉。而歲月旣深。寖至頹敝。大元乙酉中。萬戶史公實來。公以妙齡貴顯。而居具慶之下。日思所以奉二親之歡。謂可以備燕息而資觀覽者。莫斯堂若也。由是特爲之作新。易腐朽。補罅漏。支持欹傾。凡當營理者。靡不及之。蓋期月而後畢。則大饗賓客。稱觴爲壽。以落其成。而遣使致書屬予爲記。噫。予去國三十年。白首歸來。時移事改。田廬鄉井。殆不可復識。追惟曩昔。渺如隔生。豈知尙有恆山堂耶。夫物之盛衰。其極必反。興廢成毀。相尋於無窮。蓋理之常然而不足怪。然皆有數存乎其間。自喪亂以來。繁華共盡。崇樓傑觀。莫不化爲虛空。如斯堂者。絕無僅有。固已幸矣。而復爲有力者新□。宛然舊物。閱世自如。豈可謂偶然哉。抑此不足論也。予聞之。有非常之功者。必享非常之福。公以上將之才。膺方面之寄。定亂措安。澤被於生民甚厚。功孰大焉。宜其窮侈美。極尊榮。快意一時。無不可者。顧乃自安於儉陋而致美乎其親。賢於衆人遠矣。是則不可以不著。且予平生欲一登堂臨眺。而竟不果。今旣

辱公知。當得預賓席之末。因之寓目以償夙心。亦殘年之一適也。於是乎書。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四

雜文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鄜爲州在深山窮谷間荒涼鄙陋其風土固然無池臺苑囿之觀可以娛人者官閑其事散步而盤桓不過道流釋子之居耳而龍興寺明極軒最爲佳處由三門巡廊而西其隅爲雄師院而院之東南則明極在焉其始爲隙地故節度郝公見而愛之謂其爽塏便安可以爲待賓之所顧而命雄此軒戶所以搆也深靜而明夏涼而冬燠高纔數丈許而平揖前山俯瞰闤闠視緣山諸刹勢欲與之爭衡也始予以狂放不羈爲上官所据宴游戲劇悉禁絕之雖所親愛非公故不得相往來逢於道路斂避辭謝莫敢立談者出門偃然其無歸也深居高臥讀書以自遣而久復無聊因思所謂道流釋子之居而時一訪之晏坐清談焚香煮茗猶得差樂而無罪蓋大像之致爽開元之冷筠皆所素愛而嘗游者然以其登涉之艱固不若明極之爲數雄亦開朗好客樂與予言而不厭由是有與輒至至輒爲留竟日公退飯餘呼馬而出僕夫或不請所之知其必適是也比及其門呵喝有聲主人者趨迎而笑知其必爲吾也予嘗以雄見待之厚許爲作記以報之而未果其後官事日繁而私禁稍寬非役於簿書會期之勤則奪於聲色紛華之樂而予之蹟至明極者有數矣與雄相見未嘗不笑且歎焉今將東歸雄以前言爲請嗚呼吾負此軒久矣

是猶可得而辭乎。乃書其地形之大概。與夫平昔游行之熟者以授之。若其命名之意。則出於西方之書。非予之所學也。略而不及。以待夫知其說者。

茆先生道院記

嵩山之陽。有承天谷。谷有道院焉。隱君子茆公之所建也。公開封人。名從易。字縉甫。始以進士干有司。數奇不偶。乃弃家爲方外游。隨意去留。初無定居。謂至承天。則欣然曰。吾可以休於是矣。闢地築室。爲終焉計。日葺月補。蓋累年而後成。軒曰雙清。以景名也。庵曰虛靜。以道名也。竹木蕭然。都無塵土氣。由是爲嵩陽之一觀。夫嵩少海內名山。其間勝蹟。殆不可殫紀。叢剔茆公之廬。宜若無足道者。而人嘗以不到爲恨。到必盤桓而不忍去。則亦以其主人之賢故也。公以高蹈聞四方。賢愚少長。莫不仰其風。觀其擺落世紛。棲心於沖漠之境。始終四十年。處之甚安。壽考康甯。翛然而往。非胸中眞有所得。疇能爾耶。□□□□□□□□□□□□□□□□時羣盜縱掠。而公夷然視之。神色自若。且能化暴爲馴。使之逡巡退卻而不敢犯。非獨自免而又有以庇人。其道德所服至於如此。豈老氏所謂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者歟。予世之散人也。才能無取於人。而功名不切於己。雖寄跡市朝。而邱壑之念。未嘗一日忘。慕公而願見者久矣。俗累拘牽。竟莫之遂。蓋每爲之嘆息嗚呼。公則已矣。而其姪守明與予爲忘形交。出公所繪院圖及所以自敍者。請記其事。予披玩再三。恍如即其地而見其人。忽焉自適。益覺宦味如嚼蠟。守明亦自可人。由刀筆中一朝有所省。年踰四十而屏酒肉。卻聲色。日與名流達士游。學貫三家。略窺其妙。其剛果超詣。

庶幾能嗣公者。予雖不及識公。而有斯人在。會當同往。杖履相從。訪公之故居而踵其遺蹤。臥公白雲蔭公青松。逍遙徜徉。以卒歲乎其中。公之精爽。故應不昧。或者其亦一笑而見容也。乃爲書之。既以發茀公之光。且爲吾他日殘言之盟云。

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眞庵記

趙州道院曰悟眞庵者。參謀齊君大年之所建也。君。鄙畤人也。開朗倜儻。久行善事。壬辰中。從軍河南。既還。留寓於趙。因而家焉。自以荐經喪亂。而卒獲安存。生理益優。身名俱遂。無不足於心者。蓋神明之所相也。思有以答謝殊貺。亦其天資本靜。道念素深。故買田城隅。特建此庵。以待全眞之士。且爲他年歸宿之所云。肇基於甲午之春。凡再期而訖役。聖位雲堂。齋厨方丈。總爲屋十餘楹。像設供具。隨事一新。繚以崇垣。抱以隙地。藥畦蔬圃。井井可觀。雖宏麗未極。而體則具矣。喧囂既遠。境界清涼。洒然有絕塵之趣。居人瞻仰。莫不歡喜讚歎。自一是方遠近。以至過客。皆知有齊氏之庵。大師李公曰圓明子者。故與君游。乃延致而奉之。其徒無慮三十人。君色色資給。無外求者。稍暇無事。婆娑其間。顧而樂之。自謂有所得也。予數以事至趙。始也聞其經營。再則覩其次第。三則及其成就焉。一日造之。盤桓周覽。殆欲忘還。君因以記文爲請。予與大年三十年之舊。有命自不當辭。況其用心之果。爲力之勤。實可喜而足稱也。抑予衰矣。險阻備嘗。煩勞久厭。閱興亡之大變。悟榮辱之眞空。殘喘僅存。百念灰冷。方當脫屣俗累。優游蕭洒。以畢其餘生。雖不足與聞玄理。廁跡羽流。而杖履往來。陪君爲方外之友。庶無愧焉。至其會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

則君之庵猶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終十二月晦月滹南遺老記

答張仲傑書

某啓仲傑縣令方深渴想辱惠好音曷勝慰喜擅根之賜甚愜老饕正恐踏破菜園爲藏神所怪耳所論道學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謬日負初心不足進也吾子年壯氣銳乃能屏去豪華之習而專力於此好之樂之自謂有得他時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將受教之不暇而反能爲之發藥哉州郡之職古稱勞人況此多虞亦必有道頗聞吾子一以和緩處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久矣縱弗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不傳能吏而傳循吏若夫趨上而虐下借衆命以易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幹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誠不願吾子效之吾儕讀孔孟仁義之書其用心自當有間脩獲罪於人無獲罪於天昔宋討元昊關右困於征斂杜祁公在永興謂其民曰吾非能免汝也而能使之不勞於是量所有無寬其期限民得以次而輸之而費省十六七及王氏法行官吏不堪其迫邵康節門人之從仕者皆欲投檄以歸康節止之曰此正賢者用力時新法甚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嗚呼古人遠矣如此等事尚可行之造次顛沛無忘是念始可謂不忘所學矣老人家益貧而官益拙鮎魚上竿可笑可閔雖然遠依餘庇大小幸安不必過煩念慮也遽中奉報草草不宣

道學發源後序

韓愈原道曰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論斬然君子不以爲過夫聖人之道亙萬世而常存者也軻死而遂

無傳焉。何耶。愚者昧之。邪者蠹之。駁而不純者汩之。而眞儒莫繼。則雖存而幾乎息矣。秦漢以來。日就微滅。治經者局於章句訓詁之末。而立行者陷於功名利欲之私。至其語道。則又例爲荒忽之空談而不及於世用。髣髴疑似而失其眞。支離汗漫而無所統。其弊可勝言哉。故士有讀書萬卷。辨如懸河。而不免爲陋儒。負絕人之奇節。高世之美名。而毫釐之差。反入於惡者。惟其不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故也。韓愈固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於深微之地。則信其果無傳矣。自宋儒發揚祕奥。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復續。開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於至粗。極於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見。然後天下釋然知所適從。如權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於吾道。豈淺淺哉。國家承平既久。特以經術取人。使得參衆論之所長。以求夫義理之眞。而不專於傳疏。其所以開廓之者至矣。而明道之說。亦未甚行。三數年來。其傳乃始浸廣。好事者往往聞風而悅之。今省庭諸君尤爲致力。慨話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且將與未知者共之。此發源之書。所以汲汲於鋟木也。學者常試觀之。其必有所見矣。心術既明。趨向既正。由是而之焉。雖至於聖域無難。猶發源不已。則汪洋東注。放諸海而後止。嗚呼。其可量哉。亦任之而已矣。僕嘉諸君樂善之功。爲人之周。而喜爲天下道也。故略書其末云。東垣王某序。

楊子法言微旨序

法言之行於世尚矣。始注釋者。四家而已。疎略麤淺。無甚可觀。其後益而爲十二。互有所長。視其舊殊勝。而猶未盡也。今禮部尚書趙公素嗜此書。得其機要。因復爲之訓解。參取衆說。折之以己見。號曰分章微

旨。論高而意新。蓋奇作也。予嘗竊怪子雲之自敍。以爲法言論語之體耳。隨問更端。錯雜無次。而獨取首二字以爲名而冠之。無乃失其宜耶。及觀公解。則始終貫穿。通爲一義。燦然有條理而不亂。乃知子雲之意。初非苟然。但學者未之深考也。昔人以杜預、顏師古爲正明、孟堅忠臣。今公於子雲之書。辨明是正。厥功多矣。至於進退隱見之際。尤爲反覆而致意。使千載之疑。可以盡釋而無遺恨。茲不亦忠之大者與。古澤陳氏者將鋟工板行。以廣其傳。友人張君茂進實贊成之。而屬予爲序。嗚呼。公一代巨儒。德業文章。皆可師法。自少年名滿四海間。平生著述。殆不可勝紀。而晚年益勤心醉乎義理之學。六經百子。莫不討論。迄今孜孜。筆不停綴。其所以發揮往聖而啓迪來者。非特一書而止也。如鄙人不肖。曷足爲公重輕。而斯書之傳。豈待予言而後信。雖然。陳氏細民。而能好事如此。其用心固已可喜。且不肖於公。門下士也。辱知爲深。是區區者而敢辭乎。乃書而授之。元光元年九月望日中議大夫守平涼府判王某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潦淨途平。風高氣清。馬駿車輕。送君此行。顧非掩泣於溢浦。悲歌於渭城者。何必愴怏而舍情。雖然。有以規子也。親老弟弱。室廬蕭然。燠寒華枯。將於子乎屬之。所責重矣。尙其勖哉。決科、猶戰也。請以戰喻。肩摩踵曳。鱗集毛萃。盱衡厲吻。扼腕揚袂。賁餘勇而嘗素技者。皆吾敵也。攘而卻之。吾子亦勞矣。甫執非敵。武王所以誓衆。臨事而懼。仲尼所以語門人。賁育之不戒。童子扼之。魯雞之不期。蜀雞踣之。勍敵在前。若之何勿畏。吾子講學甚力。涵養且久。則兵既厲而馬既秣矣。然而猶有病焉。氣揚而無降志。色驕而無俯容。

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歟。懼猶不足。又振而矜之。恐乘隙擣虛。堰者畢堅。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鞍之役不介馬而馳之。齊師敗績。伐羅之舉。趾高而心不固。莫敖以亡。厥監不遠。吾子其圖之。吾子辱與不肖游。又辱賜之誠。是行也竊將鼓譟以從其後。不幸而北。其曷忍諸。捷音一報。凱歌言還。茲豈惟吾子之所獲。抑不肖實與光焉。敢不盡言。聞之曰。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名。豈賤子所堪。抑朋友之道。將善是務責者也。故以告。

送呂鵬舉赴試序

始予得管城而將行也。故人王士衡實送之。且見囑曰。或稱鄭下有一佳少年而不解其姓名。第聞筆勢翩翻。可以與之進也。子以經學嗣名師之傳而爲後生之倡者。有年矣。則誘掖成就。豈得辭其責乎。予謝而識之。既至而求之。得吾鵬舉焉。聽其議論。窺其文辭。知其必士衡所謂也。輒不自量。欲遂薄有所云以補萬一。而官事如毛。無頃刻暇。蓋未嘗不爲之歎息。今鵬舉方將求售於春官。余復默默。無乃負士衡之所教乎。夫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之淵源。摛歐、蘇之菁英。削以斤斧。約諸準繩。斂而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稱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幷。若是也。所向如志。敵攻無勍。可以高視橫行矣。沽美玉者。不憂無善價。辟牘且角。山川其舍。諸鵬舉勉矣。京邑英豪所聚。而士衡在焉。予既因士衡以得子。子其因予而求識士衡。復因士衡求吾師友門人之凡未識者。磨礱浸灌。以益其高而極其遠。至於大有成焉。而副吾徒之望可也。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成王戒卿士以爲推賢讓能則庶官和不和政且亂而秦穆之誓亦曰人必能容而後可以保民古之君子有道相爲徒而其徒相爲用故能有濟也有虞之時衆賢和於其朝而無乖爭之患垂讓於殳斨伯夷讓於夔龍皋陶之不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以質諸益賢於己而不妒不賢於己而不侮師於人而不恥告於人而不吝志同氣合不知物我之爲二蓋其量誠宏而其德誠厚此其能共成一代之極治者歟予嘗悲夫昔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之薄也忌嫉之心勝而推讓之道絕自待者重待人者輕相誇以其所長而相鄙以其所短鰓鰓然惟恐人之愈乎我也凡得一職必先審問其同僚者何如人問其不能而不已若也則幸而喜如其能焉往往不樂曰是何以彰我故其至也莫不角其智力而爭其權至於不相容以敗事處公家之事而敗之以其私罪孰大焉吾子始踐仕途而得李君者爲長官彼其才幹有餘而能聲益著蓋吾子之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強臨事有決亦自爲過人者誠能相與戮力而無求勝之心一司之治何憂而不舉哉子行矣幸不至如吾之所病且併謝李君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也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五

雜文

祖唐臣愚庵序

鶴臺祖君唐臣命其居室曰愚庵。因以自號。既經喪亂。流寓河朔。非復庵中主人矣。猶爲題榜以求詩文於士大夫。嗚呼。凡物有其實而後得其名。實無有焉。名烏從生。實固不可誣而名固欲其正也。今先生才敏而識明。行高而業精。蓋世所謂賢且智者。而顧加此稱。是視薰以猶。指渭爲涇也。無乃乖戾而不合乎人情邪。且先生安靜寡欲。不求聞達。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攖。不必嫉邪憤世如柳宗元。遠害全身如甯武子。果何取乎此也。意者直出於至謙故歟。古之君子。其德甚盛。則其心愈謙。其責己也重。其取名也廉。雖有軼羣絕俗之資。而自視欿然。常若不足。此其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善而無伐。所以爲顏氏聖而不居。所以爲孔子。其與浮躁衒露。急於人知。虛而爲盈。處之不疑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先生於是乎過人遠矣。丙申春二月。滹南遺老王某序。

復之純交說 并序

之純嘗爲交說以見譏。今贅談中以若虛名篇者是也。其初本自爲一首。蓋辭氣意旨。出於莊、列。可謂奇作。使其處身果能如此。雖古之達者無以過也。而何其取怒之多歟。予讀而悲之。乃復以是說云。

狂生既以交說規慵夫。已尋以忤物獲罪。杜門索居。將無意於世。慵夫因人而寄聲曰。子之病果革矣。已實行行。謂人之亢憫我將顛。而子則先。是何其言之近似而踐跡之乖歟。子之病果革矣。怨之不可媒也。禍之不可賈也。雖微子言。吾甯不知。逐逐而羣。疇非吾鄰。形交跡接。何者可絕。鍊修調適之善。而吾痛始兆。悟而藥之。治養以方。寬中温外。茹柔吐剛。駐其明而內視。凝其聰而反聽。行之期月。乃復其常。心平氣和。百邪不攻。乃愈而康。子獨日臻以達膏肓。竅望而走。無施其良。嗟夫殆哉。無以招之。彼孰汝尤。無以結之。彼孰汝仇。待物太狹。謀身未周。睢盱彷徉。蔑睨九州。羣讙以咻。凶乘禍鳩。勢窮力竭。而投諸囚。以伏於幽闃氏之與居。稿伯之爲游。悒悒矣而私自憐。子子乎其遺世而無求也。吾絕物耶。抑子絕也。山淵之峻。子將趨而過。今胡其摧汝車而沈汝舟。豺虎之毒。子將不之攖。今胡其齕汝趾而嚙汝喉。出於外者。亦既然矣。伏於中者。竟如何哉。顧嘗憂我。今爲子憂。蓋將持吾之所以自治者。而復以治子。豈能從我而冀其少瘳乎。狂生聞之。不覺汗下。

移刺仲澤虛舟堂銘

泛而游。載沈載浮。隨其流。聽其所止而休。此非所謂虛舟者歟。萬物相刃乎無窮。要不可容吾意。智者困。勇者殘。而至人免於無所累。先生既以是而身託矣。雖放心委形以行於斯世可也。

四醉圖贊

泰和辛酉冬。予赴調京師。清河垣之、振之、劉君景元俱以待舉客太學。一日同飲市中。既暮皆醉。三子

者就宿子邸。枕藉而臥。初不記也。未旦而覺。呼童張燈。則餘樽在焉。卽命重酌。復成小醉。擁衾散髮。相對怡然。顧而樂之。以爲他日或不能復得矣。振之將圖其形。而名以四醉。因命序而贊之。以記一時之美事云。

漠乎其如忘其聲。泯乎其如忘其形。神融氣泰。無欲而無營。渺乎其如物莫之攖也。不爲劉伶唯以酒爲名。不爲屈平衆皆醉而獨醒。蓋不放不拘。不晦不明。不濁不清。隨其所適而寓其情者也。

林下四友贊

東垣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皆予心契也。晦之於予爲親故。其相知最早。後游京師。始識士衡於稠人間。言論慷慨。遂如平生。當是時。泛見子升而未熟也。已而復定交於觴次。予年爲長。子升次之。士衡又次之。而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似。而氣義相投也。故不結而合。既合而歡至於益深。而莫之間。其好惡取舍。互有短長。而要歸其中。辨爭譏刺。間若不能相容。而終於無憾。方其俱在里中。行必偕。宴必共。詩雖不多。而嘲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也。嘗約他年爲林下之游。且各爲別號以自寄焉。蓋予以慵夫。而子升以澹子。士衡爲狂生。而晦之則放翁也。曰澹、曰慵、曰狂、曰放。世以爲怪。而自謂其眞。施於仕途。固非所宜。而在隱居則無害也。是故安之而不疑焉。是約已。遂想像而贊之云。

盤礴兮嵓阿。容與兮煙蘿。藉豐草兮偃臥。憩長風兮浩歌。塵海邈其如隔。渺高軒兮不我過。險而風波密

而網羅。突而干戈。如四人者何。

士衡眞贊

身雖寒而道則富。貌若鄙而心甚妍。庸夫孺子。皆得易而侮。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賢。豈俯仰從容。滑稽玩世。而胸中自有卓然者耶。

跋寶墨堂記

趙翰林以文章字畫名天下。片辭寸紙。人爭求之。嘗爲故參政蒲散公作寶墨堂記。仍親繕寫。尤爲奇特。自經喪亂。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之手。方且什襲深藏。以爲珍玩。既而聞公子祐在。因復歸之。噫。渠家獲所亡。不失舊物。固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己之愛。以成此美事。亦灑落可嘉也。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孝悌百行之冠冕。孝經六藝之喉衿。聖人大訓。不待贊揚而後知也。學者自童稚讀書。必始於此。而考其行。身能踐履者。鮮矣。李君追慕其親。以不得竭力爲恨。而淪於非道爲憂。故常玩意於斯文。而名卿珍翰以昭於不朽。觀其自述。拳拳不絕。愛敬之誠。藹然而見。非深於踐履。能如是乎。吾友王進之得其墨本而寶蓄之。仍圖函丈之像。以冠其首。而益以翰林公誌語。且將併刻焉。卽其所好。亦可以知其爲人也。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門庭爽朗。瑞氣氤氳。夫人之誕辰也。煌煌綺羅。洋洋絲竹。家人之拜祝也。渺惟愚甥。實與此榮。固無以薦

誠。惟天爲高。惟地爲厚。惟川瀆不竭。惟山嶽不朽。敢焚香酌酒拜啓手以爲夫人壽。

淳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邑。出於行篋。始得見之。與賢書院謄錄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貽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宦轍無定。雖欲成之。末由也已。既幸任迴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淳南古律詩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王若虛字從之慵夫其號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歷管城、鬥山二縣令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爲著作佐郎遷平涼府判官召爲左司諫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入元遂隱居不出復東遊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談笑終焉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又滹南遺老集傳於世事見金史按中州集稱若虛負重名精經學史學文章禮樂一代偉人北渡後隱居鄉里據此則滹南老人終於元末嘗仕於元且其人已入金史文藝傳焦氏經籍志編入元人誤也此本山陰祁氏藏書康熙乙未春王歸繡谷亭收藏因考史傳而附記於後錢塘吳焯書

又按集內詩與中州集本句微有不同覺中州集之爲善想元遺山入選時摘其微瑕不嫌改削乎然此固原作其後一卷係中州補入便相同中州集所無者宮女園基一首和王子端此本多一首白髮歎六韻即感秋十二韻之半亦元遺山增改後人失考據以編入續集耳焯再書

滹南王先生詩集 從中州集校注

貧士歎

甑生作無塵。瓶乏無粟。北風蕭蕭吹破屋。入門兩眼顧作四。何悲淒作涼。稚子低眉老妻哭。世無魯子敬蔡明遠作郭元鎮。之眞丈夫。故應餓死填溝作坑。谷蒼天生我亦何意。蓋世功作慮。名實作貪。不足。試將短刺謁朱門。甲第紛紛厭梁肉。作爭如只使宂且愚。大腹便便飽粱肉。

白髮歎 卽中州集感秋詩。

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妻孥驚且吁。謂我應速摘。我時笑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毀棄無足惜。況爾毛髮間。乃欲強修飾。畢竟滿頭時。復將安所擇。

題淵明歸來圖

靖節迷途尙爾賒。苦將覺悟向人誇。此心若識眞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
孤雲出岫幕鴻飛。去往悠然兩不疑。我自欲歸歸便了。何須更說世相遺。
拋卻微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掛心頭。銷憂更藉琴書力。借問先生有底憂。
得時草木竟欣榮。顚爲行休惜此生。乘化樂天知浪語。看君於世未忘情。
名利醉心濃似酒。貪夫衮衮死紅塵。折腰不樂飜然去。此老猶爲千載人。

趙內翰求城南訪道圖詩辭不獲已乃作絕句以獻復爲解之云

得道由來不必勞癡兒舍父漫逋逃閑閑老子還多事時向伽藍（作招提）打一遭

竹木蕭森蔭綠苔幽襟自愛北軒開主人無說吾何問乘興而來興盡迴

答鄭州辨禪師見戲代高防禦

酒肆淫房卽（作總）道場一時（作偶）然（作游）戲亦何妨吾（作阿）師自墮泥犂獄（作牛趣）更笑春風柳絮狂

再至故園述懷五絕（中州集作還家）

日日天涯（作他鄉）恨不歸歸來老淚更沾衣傷心何啻遼東鶴不獨（作但）人非物亦非

荒陂依約認田園松菊存亡不必（作足）論我自無心更懷土不妨猶有未招魂

山杏溪桃化棘榛舞臺歌館（作榭）墮灰塵春來底事堪行處門外流鶯枉喚人

回思夢裏繁華事幸及當年樂此身閑立斜陽看兒戲憐渠虛作太平人

艱危嘗盡鬢成絲轉覺讙華不可期幾度哀歌仰天問何如還我未生時

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爲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駿步（作絕足）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滾滾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勍敵公自無勞（作心）與若（作世）爭

戲論誰知是（作出）至公蟬蚌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爲貴。衣鉢相傳豈是眞。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法嗣復（作更）何人。

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甚矣。予亦嘗和爲四絕。

功夫費盡漫窮年。痛入膏肓不可（作豈易）鐫。寄與雪溪王處士。恐君猶是管窺天。

東塗西抹鬬新妍。時世梳妝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作背）豈勝鞭。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作自）一天。

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邊。從渠屢受羣兒謗。不害三光萬古懸。（此首中州集不載。）

宮女園基圖

盡日羊車不見過。春來雨露向誰多。爭機決勝元無事。永日消磨不奈何。（此首中州集不載。）

續編滹南王先生詩集 從中州集補入。

摅憤

非存驕謇心。非徼正直譽。浩然方寸間。自有太高處。平生少諧合。舉足逢怨怒。禮義初不愆。謗訕亦奚顧。孔子自知明。桓魋非所懼。孟軻本不逢。豈爲臧氏沮。天命有窮達。人情私好惡。以此常泰然。不作身外慮。

贈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稱。每至欲悲時。不問醉與醒。音詞初惻愴。涕泗隨縱橫。問之無所言。坐客笑且驚。王生不暇卹。若出諸其誠。嗟我中州集作嗟跕。與生友。此意猶未明。絲染動墨悲。麟亡傷孔情。韓哀峻嶺陟。阮感窮途行。涕流賈大傅。音抗唐衢生。古來哭者多。其哭非無名。生其偶然歟。何苦摧神形。如其果有爲。爲爾同發聲。

感秋

西風撼庭柯。疎葉鳴策策。天地一蕭條。羈懷亦岑寂。青春悅如昨。轉盼年半百。自從長大來。轉覺日月迫。功名非所慕。老大不足恤。但然感時心。自亦不能釋。青晨梳作理。短髮已見數莖白。刀鑷雖可施。殆似兒子劇。此身委蛻耳。毀棄何足惜。況於毛髮間。而乃強修飾。青青如陸展。星星行復出。畢竟白滿頭。復將何所摘。

生日自祝

空囊無一錢。羸驅兼百疾。況味何蕭條。生意渾欲失。清晨聞喧呼。親舊作生日。我初未免俗。隨分略修飾。舉觴聊自祝。醉語盡情實。神仙恐無從。富貴安可必。修短卒同歸。何足喜與戚。一祈麤康健。二願早閑適。衣食無大望。但要作願了晨夕。萬事不我攖。一心常自得。優游終吾身。志願從此畢。

失子

妍妍掌中兒。捨我一何遽。其來誰使之。而復奄然去。平生三舉子。隨滅如朝露。顧我能無悲。其如有天數。自從學道來。衆苦頗易度。有後固所期。誠無亦何懼。人生得清安。政以累輕故。婚娶眼前勞。託遺身後慮。百年曾幾何。爲此雛稚誤。顧語長號妻。此理亦應喻。

憶之純三首

幼歲求眞契。中年得偉人。傾懷當一面。投分許終身。燈火談玄夜。鶯花逐勝春。何時重一笑。胸次欲生塵。

其二

面目三年隔。音書萬里遙。宦途俱蹭蹬。日事各蕭條。志大謀常拙。身孤道易消。本無當世用。隱處會相招。

其三

儁氣輕天下。高情到古人。銜杯曼卿放。下筆老坡神。時論誰優劣。人材自屈伸。窮愁須理遣。不必淚沾巾。

復寄二首

志大言高與世違。拂衣眞作竹林歸。黃塵道口風波惡。未必先生自處非。

其二

自笑趨塵亦強顏。食謀未免敢言閑。紫芝果可充飢腹。從子玉屏巖石間。

病中二首

學道今何得。謀生久不成。藍衫幾棄物。絳帳亦虛名。事拙應天意。交疎卽世情。煩憂時自解。感觸又還生。

其二

鬱鬱窮愁意。營營久病身。詩情渾欲滅。藥物但相親。未得驅窮鬼。終須問大鈞。三時勞慰撫。作拊。甚愧故人眞。

感懷

枉卻全家仰此身。書生那是治生人。百憂耿耿填胸臆。強作歡顏慰老親。

自笑

洒得數杯還已足。詩過兩韻不能神。何須豪逸攀時傑。我自世間隨分人。

別家

到了身安是本圖。何須身外覓浮虛。誰能置我無飢地。卻把微官乞與渠。

慵夫自號

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送朱顏。時人莫笑慵夫拙。差比時人得少閑。

西城賞蓮呈晦之（晦之自號放翁）

舊賞回頭已隔年。高花又見出新妍。偶成濁酒狂歌會。恰及斜風細雨天。樂事適來偏有興。閑身常得分無緣。作詩莫怪多誇語。差比放翁先著鞭。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滹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王若虛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秉全）